

名品聚焦 華岳寫生冊

劉芳如

蘭千山館寄存〈寫生冊〉是華岳晚期的精彩傑作，全冊共廿四幅，題材豐富多樣，囊括人物、鳥禽、草蟲、畜獸與水族等。相互間雖然並無關聯，但形象各箇幽默生動，表情俱足，誠可謂一圖一境，完全流露自家性情，大異於純粹追摹物象的擬真之作。此次本院闢專室展陳此冊，必能帶給觀賞者莞爾一笑的愉悅體驗。

華岳的人與藝

華岳（一六八二～一七五六）原名德嵩，後改名岳，字秋岳，一字空塵，康熙廿一年生於福建上杭的布衣之家。上杭古名新羅，華岳日後雖長期寓居異地，但仍自號新羅山人，以示不忘桑梓。

由於父親早逝，華岳年甫廿二

即流寓杭州，投靠於造紙作坊擔任學徒。寓居杭州期間，因為結識當地的文士，如徐逢吉（一六五五～一七四〇）、厲鶚（一六九二～一七五二）等人，深受啓發，開始發憤苦讀，勤習詩文、書畫，致能由一介工匠轉型為具備文學素養的職業畫家。

為了尋求施展抱負的機會，華

幾度秋。」正是這幾段壯遊的如實寫照。

雍正二年，華岳轉往揚州，作短暫的停留，但真正長期寓居揚州，館於員果堂宅，為其作畫賦詩，則是五十歲以後的事。

康、雍、乾時期的揚州，由於經濟空前發達，直接促進了文化藝術活動的開展，由各地流寓至此，從事筆耕謀食的書畫家，為數不下數十，其間個性鮮明、風格獨特的一群，且被冠以「揚州八怪」之名。華岳的作品因題材推陳出新，形象幽默諧趣，故也曾被納入八怪之列。

華岳寄寓揚州時，與活躍於當地及鄰近區域的畫家、文人，均有往來，彼此間偶以詩畫相酬酢。總計他在揚州鬻畫的時間，先後長達二十年，直到七十歲後，始因病歸居杭州舊居「解弢館」，惟仍持續創作不輟。乾隆廿一年冬，卒於杭州，得年七十五歲。華岳畢生硯田筆耕，除了遺留下為數可觀的書畫作品，另有詩作五百餘首，結集為《離垢集》傳世。

華岳接觸繪畫之初，主要是

從學習惲壽平（一六三三～一六九〇）入手，另外也悉心研習陳洪綬（一五九八～一六五二）、朱耷（約一六二六～一七〇五）等明、清諸家的畫法，甚至上溯至宋、元，如馬和之（活動於一二三二～一一八九）、黃公望（一二六九～一三五四）等人的風格，亦均有涉獵，爾後才自出新意，成功樹立了個人特質。

綜觀華岳的畫作，題材豐富而多元，舉凡山水、花鳥、畜獸、人物，幾乎無所不能，而且形象生動自然，能結合自然意趣與自身感受，以輕靈鬆秀的筆法、清淡雅麗的色彩，表現出獨到韻味，饒富藝術感染力。

儘管華岳的藝術生涯長逾半個世紀，可是門生卻僅有張四教、汪漣等少數幾位。張四教〈新羅山人像〉裡，曾經引述乃師的話：「吾生平無門弟子，蓋畫意不畫形，非不欲授人，無可授也。」此語，多少反映出華岳安貧守素、謙沖恬淡的本性。不過，嘉、道以降，無論是他長期寄寓的揚州，祖籍地閩中，或者十九世紀崛起的海上藝壇、嶺南畫派，均不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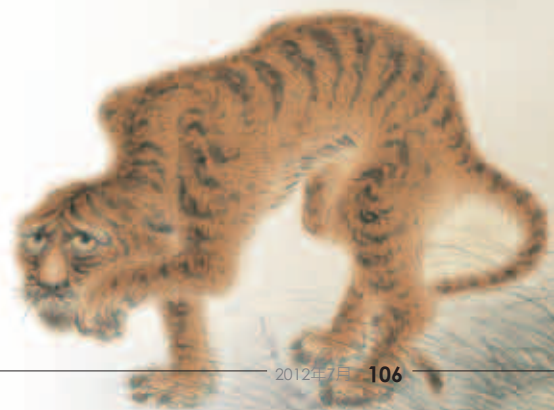
私淑後隨者，影響所及，持續至近現代而不衰。

華岳生前，雖然鮮少藉文字來詮釋自己的作品，但透過其詩友以及後人的論著，仍足可梳理出其藝術特質。例如華岳的詩友徐逢吉即曾譽其：「文質相兼而又能超出畦畛之外。」另外，張庚《國朝畫徵錄》也讚賞他：「能脫去時習而力追古法，不求妍媚，誠為近日空谷足音。」

總結上述，華岳身為一介「囊筆江湖謀衣食」的布衣生，縱或沒能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，但他脫去時習的藝術堅持，終爾使他得以和惲壽平並列，成為清代中期繪畫發展史上，深具代表性的重要畫家。

解讀華岳寫生冊

〈華岳寫生冊〉是蘭千山館第二代族人林翰東等六人，於民國九十一年寄存故宮的精彩傑作。共分上、下二冊裝裱，每冊含十二開。全冊未紀年，綜合畫法、書風及用印等元素判斷，應屬華岳六十歲之後的晚期製作。各幅所繪，題材豐富多樣，相互

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二幅 野燒 20.2×25.4公分
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第二幅野燒
本幅刻畫烈焰燎原，狐狼爭相竄逃的生死瞬間。左上方題「寒原野燒」，鈐印「秋岳」。
由於華岳寓居揚州時，曾經親眼目睹旱火襲擊山谷，群獸逃竄的真景，日後乃屢有此類題材的創作。高居翰所藏的〈秋風掠野燒〉方幅冊頁，布局與此相近，惟所繪動物不同。蘭千山館另有一幅華岳〈野燒圖〉，為立軸形式，內容更加豐富。相同母題的一再出現，是否暗藏寓意，雖然不易驟斷。不過，院藏還有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三幅 群貓 20.2×25.4公分
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陸恢（一八五一—一九二〇）〈野燒圖〉，形式為摺扇式的小品冊頁，主題明顯源自華岳，可見這類新穎的畫題，頗受到收藏家所喜愛。
第三幅群貓
本幅畫四隻狸奴群聚於草地上，不僅毛色各異，神態亦各不相同，有的蹲踞舉足、豎耳傾聽、也有的正待舉爪搔癢，更有的闔起雙眼、蜷臥欲眠。上方題：「碧眼烏圓食有魚，仰看蝴蝶坐偕除；春風漾漾吹花影，一任東風鼠化鴛。」魚、蝴蝶、花、鼠等，均未見諸畫中，透過文字的巧妙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四幅 竹枝畫眉 20.2×25.4公分
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鋪陳，不啻將畫意做了更深一層的衍申。詩後鈐「高古」，右下角鈐「埽石居」。
第四幅竹枝畫眉
本幅畫翠竹枝頭，畫眉鳥正待引頸長鳴。右方題「新羅山人頌如石，畫眉苦叫聽不出。」下鈐一印「可人」。
「可人」語出《禮記》，蘊含有「性情堪可之人」的意思。華岳一方面藉頑石自況，無法領會畫眉鳥的鳴聲，同時又在篆印中自許為可人。兩種看似相悖的說法，實則反映著華岳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一幅 象駝 20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間雖然並無關聯，但形象各箇幽默生動，表情俱足，誠可謂一圖一境，完全流露自家性情，大異於純粹追摹物象的擬真之作。
上冊第一幅象駝
本幅畫一名紅衣牧者馭騎於象背上，緩步前行，身側放置的長耙，應是預備替象搔背之用。手中握著的細繩，另牽縛了一頭駱駝。象與駝在行進間，猶相互顧盼，神態顯得輕鬆而歡愉。幅左方款署「新羅山人華岳寫於雲阿暖翠之閣。」下鈐一印「探書二酉」。
華岳卅四歲前後曾北遊塞外，歸後在其作品中，多次出現描繪駱駝、象、虎、馬等形象的作品。例如北京故宮的〈天山積雪圖〉軸，和上海博物館的〈關山勒馬圖〉軸，就都源自塞外所見。兩畫也是以紅衣旅者為中心，一駕駱駝，另一騎馬，在冰山雪地裏跋涉前行，成功營造出北地荒寒落寞的情境。〈象駝〉圖則純任背景留白，重點強調人與動物之間的情感交會，相較於前舉二作，本幅益覺趣味橫生。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八幅 西園醉酒 20.4×26.1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第八幅 西園醉酒
本幅為《寫生冊》中僅見的一幀山水人物，繪兩名侍童甫載酒登

稱之壽星。
院藏華岳《壽星圖》軸，題記云：「地上老人天上星，長頭闊額蒼龍形，髭鬚不落塗雲母，牙齒長存喫茯苓。」此詩也被收錄在《離垢集》的《題南極老人像》中，可見本幅所繪的老人星，就是南極老人，亦即俗

稱之壽星。
左上方題：「烏巾高插拂雲輕，僅壓長眉碧眼睛；昨夜老人星不見，偶然落在世間行。」下鈐「長宜子孫」。

本幅畫一高巾老者，手拈如意，翩然獨行。身上的衣紋線描，極見細勁流轉，儼然有南宋馬和之蘭葉描的餘韻。而短矮的身形，與明末陳洪綬的人物畫風格亦不乏相通處。

第七幅 老人星

本幅畫一高巾老者，手拈如意，翩然獨行。身上的衣紋線描，極見細勁流轉，儼然有南宋馬和之蘭葉描的餘韻。而短矮的身形，與明末陳洪綬的人物畫風格亦不乏相通處。

「睹一蟬，方得美蔭，而忘其身。螳螂執翳而搏之，見得而忘其形。異鵲從而利之，見利而忘其真。」華岳此作，省卻了鵲，而添加天牛，主題雖小異，命意則無不同。

類此以畫眉鳥為主題的作品尚有多幅，表現方式都是先用乾筆散毫擦成鳥羽，再輔以淡彩烘染，成功模擬出絨毛蓬鬆的質感。技法雖兼融有明清寫意花鳥畫的技法，然而在造型與筆墨當中，又蘊含了明顯的個人色彩。

華岳《作畫眉鳥》一詩也談到：「山人也似冬青樹，枯墨槎枿託此心；不苦鳥聲難畫出，但傷行路絕之音」，與《竹枝畫眉》同屬借物喻人的表現手法。

對自我的剖析，與在現實生活中懷才不遇的感慨。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五幅 翠鳥銜魚 20.1×25.5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華岳六十二歲所作的《花鳥圖冊》第一開，也是以翠鳥捕魚為題，所不同者，此幅畫的是俯衝直下的翠

印「秋岳」。
藉助蓮蓬來象徵荷花池，又利用迴旋的蘆葦葉，摹擬翠鳥所造成的風動效果，這些細膩的安排，很成功地凝結住畫中主題霎那間的動作。左方題「飛入荷華裡，得魚帶香咽。」鈐一

本幅畫荷塘一隅，翠鳥甫擒獲小魚，飛落在荷葉枝條的瞬間。華岳藉助蓮蓬來象徵荷花池，又利用迴旋的蘆葦葉，摹擬翠鳥所造成的風動效果，這些細膩的安排，很成功地凝結住畫中主題霎那間的動作。左方題「飛入荷華裡，得魚帶香咽。」鈐一

彩，感覺分外地秀逸與洗鍊。
第五幅 翠鳥銜魚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六幅 螳螂捕蟬 20.2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鳥，小魚仍悠遊在水塘裏。將兩冊相比，《花鳥圖冊》的寫意的筆調較多，款書也以行草為主。《寫生冊》則兼工帶寫，呈顯出更多元化的技法面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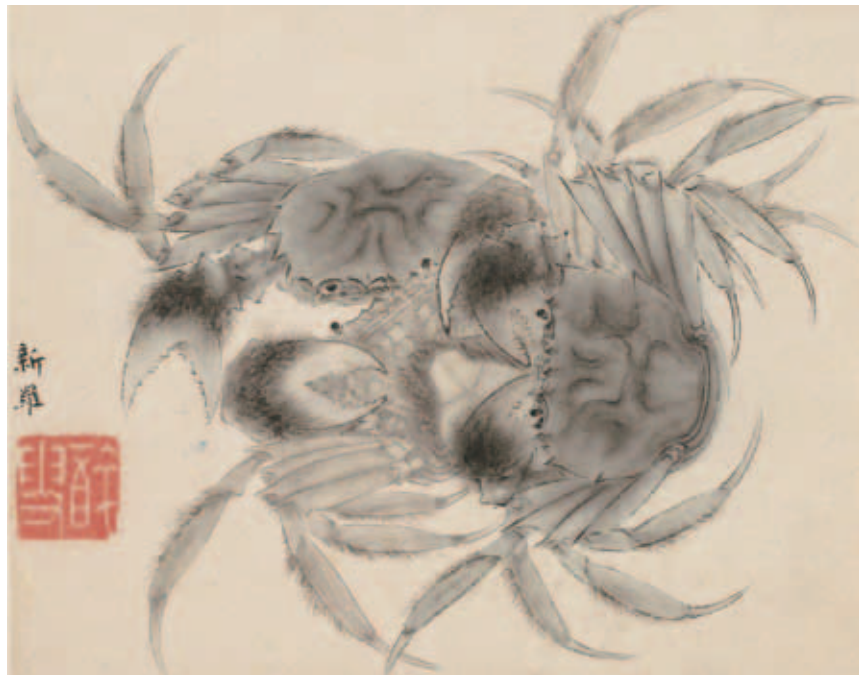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七幅 老人星 20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第六幅 螳螂捕蟬

本幅畫紅葉中，一隻翠綠螳螂揮舞著兩根觸鬚，正預備撲向趴在另一根枝條上的蟬兒，但這隻蟬竟渾然不覺，猶自打量著眼前的天牛，氣氛登時緊繃至極。右方題「執翳而搏。」

下鈐「解殺館」。

「執翳而搏」語出《莊子》：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十一幅 螃蟹 20.2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十二幅 桃實天牛 20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游翻轉的身形與姿態，依舊異常鮮活靈動。魚眼的鉤圈及口唇微微上揚的弧度，也宛如人類微笑的表情，充滿了幽默的趣味。這等擬人化的表現手法，不時可在華岳筆下的禽鳥和畜獸中見及，堪稱其獨到的藝術特質。

第十幅 綠枝松鼠
本幅畫松鼠蹲踞於瓜蔓枝梢上，一對滴溜溜的眼眸，緊盯住眼前熟紅的瓜實，儼然有欲啖之而後快的意圖。右方題「綠枝跳躑真堪喜，一飽何須問太倉。」旁鈐「幽心入微」。

描畫松鼠銳意求真，茸毛蓬鬆，饒富細膩的質感，畫瓜葉則用沒骨法，筆墨奔放清雅。二者一工一寫，一濃一淡，對比之下分外照人眼明。北京故宮的〈梧桐松鼠〉軸，畫法與本幅同屬工寫相參的一型。該作題記

岸，小園中，三名文士正在促膝暢談，全作洋溢著陶淵明（約三七六—四二七）式歸隱生活的情調。左上方題「東園載酒西園醉。」後鈐「家住小東園」。

華岳曾有〈幽居〉詩一首，寫

道：「鄙人家住小東園，綠竹陰中敞北軒；一部陶詩一壺酒，或吟或飲玩晨昏。」以此對照本幅，可能同作於小東園，所繪也是他與好友間相唱和的情境。

第九幅 金魚

本幅畫金魚於綠波中上下優游，水藻裡並有水螺攀附爬行。左方題「水鏡半潭綠，魚飛一尺紅。」下鈐「布衣生」。

儘管其中一尾金魚身上的白粉，已經因為鉛化而略為泛黑，但雙魚迴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九幅 金魚 20.1×25.5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

華岳寫生冊 上冊 第十幅 綠枝松鼠 20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二幅 乳鴨 20.1×25.4公分
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法」後鈐一印「煙叟蹤跡」。

下冊第一幅 達摩

本幅畫禪宗初祖菩提達摩，結跏趺坐修行。達摩身披淺絳長衫，線描圓轉如意，落筆宛若行雲流水。雙目圓睜，一派胡貌梵相，髭鬚則用渴墨皴擦，但是座下的草編蒲團，又改用淡墨鉤寫。全畫乾濕並濟，摻融了多種畫法，相互間卻和諧無礙。右方題：「半偈持來印五宗，夜深和月坐夫容；天風拂落空江冷，清磬一聲驚老龍。」下一印不辨。

類似題材的宗教人物，明季陳洪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三幅 鬼趣 20.2×25.7公分
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綬、吳彬的作品中亦可見及，華岳或許有機會目睹而受到啟發。但此作在表現上，筆墨變化多端，卻又渾然天成，已純然是秋岳本色。

第二幅 乳鴨

本幅畫一隻毛茸茸的乳鴨，憑單足著地，立身於沙洲細草間。乳鴨身上黃、黑二色參雜，以濃淡墨線絲成的絨毛，極盡鬆秀之致。右上方題「最愛平沙春草軟，澹黃酒色正耳耳。」旁鈐「毋自欺」。

院藏宋人〈乳鴨〉，也是同題材的精彩傑作，兩相觀較，宋畫對物象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四幅 蜂虎 20.2×25.5公分
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的摹擬功夫固然更見纖細精實，但華岳這幀小寫意之作，畫來筆調輕快淡雅，設色柔和明麗，別具一番清新、溫潤的格調，可謂各擅勝場，難分軒輊。

第三幅 鬼趣

本幅純用水墨畫大、小鬼魅共計九名，背景則趁溼渲刷淡墨，營造出陰森蕭瑟的氛圍。右上方題「嘯聲碧火巢中起。」後鈐「新羅」。李賀〈七九〇〇八二六〉〈神弦曲〉曾有「百來老鴟成木魅，笑聲碧火巢中起」之句，華岳畫上的題句，即根源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一幅 達摩 20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半偈持來印五宗夜深和月
坐夫容天風拂落空江冷清
磬一聲驚老龍

云：「旅窗閒眺，偶有所見，戲筆為之。」由此可知華岳愛物之殷切，即便身在旅次，猶不時將眼中觀察的妙景象，借助己意來留駐畫幅，也讓欣賞者愛不釋手。

第十一幅 螃蟹

本幅畫螃蟹二隻，姿態一俯、一仰、一側，蟹爪交互糾結纏鬥，形象至為逼真生動，儼然這場蟹鬥，始終在眼前持續上演著。左方款署「新羅」，下鈐「醉叟」。

螃蟹素來是下酒的佳餚，李白〈七〇一〇七六二〉〈月下獨酌〉曾有此語：「蟹螯即金液，糟丘是蓬萊；且須飲美酒，乘月醉高臺。」本幅中雖然未附題詩，但透過「醉叟」印，寓意已不言可喻。

第十二幅 桃實天牛

本幅畫兩隻天牛攀附在熟桃上，吸吮著甜美的果實。枝葉和桃實，採取沒骨寫意法，筆致淋漓酣暢；畫天牛則用細筆渴墨空勾填染，逼真處若可捫觸，教人不禁折服於華岳之擅長捕捉自然界的盎然生機。

右下方題「新羅布衣生擬元人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七幅 蜂房 20.2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八幅 蛙戰 20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第八幅蛙戰
本幅畫水塘一角，兩隻較大的青蛙正張口瞪目，做勢要待對決。黃色青蛙的腹部底下，還伏臥著一隻幼蛙，彷彿受到母親的庇護。另一隻同色的幼蛙，正急速游向母蛙，似乎想加入這場爭戰。而綠色青蛙的身旁，

將原本尋常的素材，推向清新超俗之境。
本幅畫水塘一角，兩隻較大的青蛙正張口瞪目，做勢要待對決。黃色青蛙的腹部底下，還伏臥著一隻幼蛙，彷彿受到母親的庇護。另一隻同色的幼蛙，正急速游向母蛙，似乎想加入這場爭戰。而綠色青蛙的身旁，

四肢，於鈎線外，並輔以濕筆淡墨渲染淺深，鬚毛及馬尾，則用渴筆赭墨絲成，交互映襯之下，既不失卻形象的真實，也呈顯出一派蕭散高古的美感。上方所題，援引了唐代李賀的〈詠馬〉詩：「龍脊貼連錢，銀蹄白踏煙；無人織錦韉，誰為鑄金鞭。此馬非凡馬，房星本是星；向前敲瘦骨，猶自帶銅聲。」引首鈐「玉山上行」。

華岳〈畫馬〉詩曾如是說：「少年好騎射，意氣自飛揚；於今愛畫馬，鬚眉成老蒼。但能用我法，孰與古人量；俯仰宇宙間，書生真迂狂。」前引李賀的兩首詩，立意是借著馬匹的遭遇，婉轉地傳達懷才不遇的感慨，有借「畫馬寫志」的意涵。而自作詩裡，則又表明自己愛馬、畫馬的本心與堅持。將詩與畫同看，益能體會華岳的創作底蘊。

第七幅蜂房
本幅畫秋日裡桂花飄香，枝梢上蜂巢高懸。約莫二十餘隻細腰蜜蜂，正由蜂房中陸續湧出，預備享受一場甜蜜的饗宴。下方題「樂事小園蜂占得，層房高結桂枝秋。」後鈐「中原布衣」。

《離垢集》另有詠〈蜂〉詩云：

「斷苔求土汁，冒雨築香房；小隊揚鬚去，乘風逸畫梁。」華岳的詩句經常蘊含濃濃的畫意，此詩即使未配上圖繪，字裡行間也彷彿目睹了蜂群繚繞、勤奮築巢的忙碌景象。至於〈蜂房〉，揉合勾勒填色與沒骨暈染兩種技法，透過小寫意之筆，不僅精準掌握住草蟲天地裡的生動情態，更是將原本尋常的素材，推向清新超俗之境。

於此。

比華岳晚出的畫家羅聘（一七三三～一七九九），曾透過八幀〈鬼趣圖〉，暗寓諷世警俗的畫外意，引動了京師藝壇的重視。華岳畫鬼，是否與羅聘有類似動機，目前並未得見明確的證據，但除了鬼趣小品，華岳也經常描寫鍾馗的形象。比如院藏〈午日鍾馗〉軸，內容刻劃鍾馗醉後遭眾小鬼嬉鬧的情節；《離垢集》〈題瞌睡鍾馗〉亦云「滿場鬼子偷行樂，卻趁先生瞌睡時。」袁枚（一七一六～一七九七）題羅聘〈鬼趣圖〉，嘗有「畫鬼必須醜，不醜人不驚。」之語，倘援此與華岳的作品相比，華岳畫鬼醜雖醜矣，但似乎更增添了幾分諧趣。

第四幅蜂虎

本幅畫草原上一頭老虎，正舉起前爪拼命搔癢，顯然剛剛被停歇在枝頭的細腰蜂所叮咬，做出既痛苦又無奈的表情。右下角鈐一印「秋岳」。

一般習見的畫中之虎，多半被塑造造成雄壯威猛的山君形象，《離垢集》〈題虎獅〉詩即云：「猛氣空林

澤，雙瞳夾鏡浮；酣然吞虎豹，風霧一團秋。」蜂與封同音，將蜂和山君同時入畫，原本可以象徵加官晉爵，一展雄心壯志；本幅竟一反常態，描繪老虎離開深山，在平地裡受到欺凌的模樣，除了展現幽默風趣的藝術性格，可能也批露了作者壯志難伸的內心投射吧？

第五幅群魚戲藻

本幅畫群魚在清流荇藻中自在涵遊。上方題：「爾來精力不如初，日到中時便罷書；此外更無消遣事，且從池上一觀魚。」旁鈐「水石」。由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五幅 群魚戲藻 20.2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六幅 瘦馬 20.2×25.3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於《離垢集》亦收錄了同一首詩，約成於雍正七年，時華岳甫四十八歲。本幅所書，當屬舊詩重錄。
細察居中最大的那尾鮎魚，雖然有用淡墨先圈定輪廓，但經過色墨交互敷染之後，呈現出彩繪淋漓的繽紛效果，已與西方水彩畫異常貼近。鮎魚頭部突出的觸鬚，揮舞擺動之際，亦極為細勁傳神，不禁令人驚嘆華岳狀物擬真，以及線描的卓越功力。

第六幅瘦馬

本幅畫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馬，獨自在草原上低首覓食。馬的軀幹及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十二幅 草蟲 20.2×25.3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右上方題：「上穹象天，下平法地；一息千春，神靈通祕。」下鈐「太素道人」，而左下角的「呵呵一笑」閒章，格外能呼應畫幅的幽默喜感。

第十二幅 草蟲

本幅畫草花叢中，壁虎、蝸牛攀附爬行，凌空另見蝴蝶飛舞、蜻蜓斷蟲。內容可謂豐富而多彩，充分體現覽物所得，呈顯出自然界裡的蓬勃生機，而且佈置巧妙，耐人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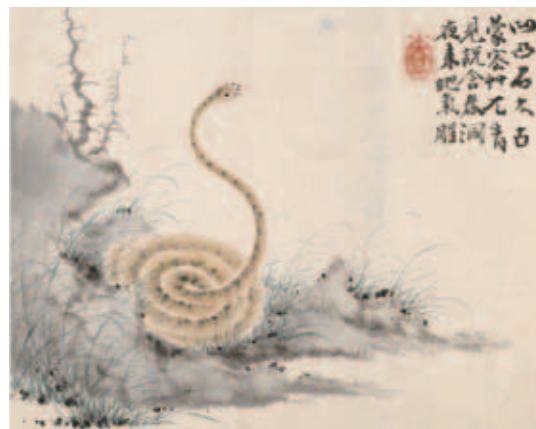
右下方款署「新羅布衣生」，旁鈐閒章一「小技」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也有一隻小蛙在鼓譟助威。雖然僅是靜態的畫面，整件作品卻瀾漫著無比喧鬧、緊張的氣氛。而青蛙的膚色，賦彩簡淡而不失妍雅，線條於流暢當中，精準地掌握住形體的細節。類此取之於自然生態的清新小品，永遠可以超越時空侷限，引人愛賞。

右上方題「蛙戰」，旁鈐「壺」。

第九幅 蛇
本幅描繪木石草叢間，一條盤曲的黃蛇正昂首吐信。畫蛇身全用沒骨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九幅 蛇 20.2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法，趁色未乾之際，點染深淺斑紋，形象真實而生動。右上方題：「凹凸石木古，蒙密艸尤青；見說含春洞，夜來蛇氣腥。」後鈐「小園」。

北京故宮收藏的華岳《雜畫冊》，亦有蛇捕青蛙的情節。該畫款署己巳年，時六十八歲，由於兩作畫蛇的方式互有相通處，推測完成時間應相去不遠。惟一者題曰：「新羅山人寫於最高深處樓中」，一者則鈐「小園」印，兩畫繪製的地點不同而已。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十幅 猿猴 20×25.6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第十幅 猿猴

本幅畫一大、一小兩隻猿猴，攀爬在樹幹上，擺盪為戲。母猴齜牙咧嘴的表情，以及小猴伸長了手臂，試圖擷取果實的模樣，在在掌握得無比傳神。左方題「引子之猿，升樹而嘯。」下鈐一印「烟環」。

華岳另一首《猿》詩裡，曾有「清宵忽聽霜林響，知是蒼猿掛樹聲。」之句。畫本「無聲詩」，倘若援引此詩與畫幅同看，畫意與詩情竟是如許契合，彷彿聽聞得見兩猿猴在



華岳寫生冊 下冊 第十一幅 龜 20.2×25.4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枝頭擺盪的聲音，直如「有聲畫」一般，令人叫絕。

第十一幅 龜

本幅中畫一龜腹殼向上，手舞足蹈，模樣至極可愛。乍看彷彿不慎被翻轉，以致四足朝天。但仔細欣賞，發現此龜的神情十分悠閒，儼然正優遊於綠波之中。畫者不畫水紋而純任背景留白，反倒留給觀者無窮的想像空間。

右上方題：「上穹象天，下平

法地；一息千春，神靈通祕。」下鈐「太素道人」，而左下角的「呵呵一笑」閒章，格外能呼應畫幅的幽默喜感。

第十二幅 草蟲

本幅畫草花叢中，壁虎、蝸牛攀附爬行，凌空另見蝴蝶飛舞、蜻蜓斷蟲。內容可謂豐富而多彩，充分體現覽物所得，呈顯出自然界裡的蓬勃生機，而且佈置巧妙，耐人尋味。

右下方款署「新羅布衣生」，旁鈐閒章一「小技」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